



古 立 高

永远向着前面

YONGYUAN XIANGZHE QIANMIAN





古 立 高

永远向着前面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永远向着前面

古立高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）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13 $\frac{1}{4}$ ·字数 259,000

1981年4月第1版·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85,000

书号 10137·35 定价 1.1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古立高同志在战争年代写的反映部队生活的中、短篇小说选集。

作者对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有着切实而深刻的感受。他从战争生活的实际出发，用朴素的笔墨，真挚的感情，描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抗美援朝战争中部队的行军、作战、训练以及政治工作等；塑造了侦察员、炊事员、卫生员、班长、排长、营长、团长等众多的指战员的形象。作品浓厚的战斗生活气息，可以使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当时部队的革命风貌。

封面设计：陈亦迅

目 次

在日寇投降的时候	1
枪	34
老营长	63
任 务	98
战 友	121
永生的战士	134
前 进	178
永远向着前面(中篇小说)	211
在危难的时候	300
突 围	331
爱	366
胜利追赶着时间	405
后 记	430

日寇投降的时候

—

一九四五年，毛主席号召扩大解放区，张长顺他们团奉命开到游击区来，解放这一带的敌占据点。八月间的一天，他们打下了刘家寨——一个中心岗楼，大家正在树林里休息，指导员老远喊着跳着跑来了。他手中举着一张红纸，摇着抖着，跑到队伍跟前，高高举起了双臂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！日寇宣布投降啦！”

这个消息就象一声春雷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问一句：

“什么？日寇投降啦？！”

“是啊！同志们，听听捷报吧！”指导员双手把红色的捷报打开，高声念起来。才念到半截，大家就憋不住劲了，轰一声都跳了起来，高举步枪，大喊：“万岁——抗战胜利万岁——”这喊声此起彼落。大家笑着，互相拥抱，互相捶打。连平日最不爱说话的三班长张长顺，这时也张开嘴大叫，一直叫得眼里流出了泪水。接着不知谁起了头，他们用筷子

敲着钢盔，奏起锣鼓点，这一百多人，就在这树林子里扭起了秧歌舞。三班长张长顺也随在大队的末尾，破例地跟着大伙扭了起来。

张长顺今年已经是三十八岁了。他是从伪军携枪投诚到八路军来的，到现在已有三年挂零了。平时，他对抗日表现的挺坚决；作战的时候，又表现的勇敢顽强，上级见他表现好，便一步步提他当了班长。可是他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不大爱说话。尤其是刚到八路军来的时候，总是一个人呆在一边，痴痴怔怔地想什么心事。那时指导员问他：

“张长顺同志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他马上站起来“咔”地立正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有什么意见就谈，可别闷在肚里。”

他就连连地回答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

指导员不好勉强问他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可是之后呢？他仍是照旧那样，指导员就又去和他谈，他还是不肯说心里话。其实他心里确有一个疙瘩，那是在指导员和他谈过四五次以后，他才说了出来的：

他家离省城二十来里。在他十来岁的时候，他爹还活着，他们租种着地主孙大头十来亩地，每年除了缴租，生活当然很苦，可也还搁搁浅浅混得过去。他十五岁上爹去世了，丢下了他和他娘，孙大头便硬夺了他们的佃，逼着张长顺去给他扛活。这一来，就算上了孙大头的套啦，只有被人牵着鼻子，叫你向东不敢向西。后来日本人进攻中国，国民党夹着尾巴一溜小跑逃走了，这地区就让给了日本人。孙大头

当了保长，那威风可就更大啦！张长顺老实巴脚的只知道干活；孙大头见他老实，也就拢着他干，一干就干到了三十多岁。

他娘受了一辈子苦，老伴又死了，就整天琢磨着给长顺讨个老婆，生个儿女，好接替张家门的香火。她起五更睡半夜，接针挽线，为的是挣个吃喝，好积攒下儿子的工钱，给儿子办这门亲事。张长顺三十岁上，碰巧关里来了一家逃荒的，没了盘缠，他家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，说是要想出聘，经人说合，他们把积攒了十几年的五十块工钱花了，把人娶过来。

这个姑娘叫素珍，弯眉大眼，长得实在俊气。她也是受苦人家出身，爱见的是穷人。长顺娘心肠好，就把媳妇当亲生的女儿待。长顺呢，是个好脾性人，两口子也过得挺和美。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，起名叫宝童。张长顺自成了家，象变了一个人，精神也好了，话也多了，他似乎觉得比以前活的有意思了。

可是好日子不常在。一九四一年冬天，孙大头派他进城去应差，说是给日本人修飞机场。到了城里便被抓了兵，带进了拉着电网的兵营里。他哭，他哀求，哪里有用？招来的是拳打、脚踢。后来，有一天他在城门口站岗，他一个当家子大伯来偷偷告诉他，说大头丧了良心，把他弄来当兵，霸占了他的媳妇素珍，素珍羞辱难当，吊死在孙家了。最后向他说：

“长顺，你也要赶快想法逃走；孙大头怕你报仇，放出风

来，说还要害你的命哩！”

常说：官逼民反。富人压迫穷人，穷人只有闹革命！这老实人听了这些话，立时心如火燎，他痴痴地瞪着一双眼，说：

“还要害我的命！？”

“是啊！他害了你的媳妇，怕你……你还是赶快想办法。”他的大伯惶惶匆匆说了这几句话，不敢多逗留，便赶快走开了。

张长顺心里呀，就象缠了一团乱麻，吃不下睡不着，他觉得天下的路绝了。睁开眼看看，到处是一片昏暗。孙大头是日本人的官，有理也没处伸！他想寻短见，又想到老娘和宝童；他想报仇，却又逃不脱人家的天罗地网，那时刀把是攥在人家手里啊！

他就这么天天在心里琢磨着，也想不出一条路来。

不久，他们随日本鬼子进山去“扫荡”八路军，他好象看见当头照着一盏灯，把他的心点亮了。在和八路军接火的那天晚上，他带着枪逃了过来，参加了八路军，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来。他知道了：只有跟随共产党干革命，才能报这笔血仇！

两三年出生入死，艰苦抗战，现在抗战胜利了，怎么能不使人高兴呢？张长顺又象刚成家那会一样，一下又变了一个人；所不一样的是，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有觉悟的革命战士了。

二

他们接到了解放省城的任务，连天连夜向山下开拔。

队伍急如星火地向前开着，歌声一阵连着一阵。沿路上，日本人的岗楼已经撤空了，老百姓正拆着砖，用毛驴往回驮运。多少年，这些无底洞的岗楼吸吮着人们的血汗，现在拆除了，他们心里的高兴，真是说也说不尽。他们见到自己的大部队开下来，烧水、做饭，说不出的亲热。

第一天，部队赶了一百四十里。第二天下午来到了山边上。站在最后的山岗上向下一望：西方的彩霞，照着这宽阔的盆地，那绿茸茸的田野，象一张栽绒的毯子，那稠密的村庄和树林，象绣的一朵朵凸起的花朵。真是多么可爱的地方啊！

三班班长望着自己的故乡，心里象歪倒了四味瓶，酸甜苦辣什么味也有，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想起了三年前的事，他怎样离开了自己的老娘和妻儿，怎样听到大伯向他说的话……后来跟日本鬼子开到山里去，就是经过这条路走的。又想到孙大头。一想到孙大头，就好象孙大头的满嘴金牙在眼前放着黄光，不由得心头的仇恨立时烧遍了全身。暗自问道：

“孙大头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他们向前走着，歌声笑声仍不断地飞扬。鲁大钧望着山下，羡慕地咂着嘴，向张长顺道：“班长，嘿！瞧啊！你们这

块儿真是好地方呀！”

张长顺甜甜地微笑了一下没说什么。战士小李又天真地喊道：

“班长，到了你们家可要请客呀！叫，叫大嫂给我们包饺子吃。”

“对！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高贵英也扭回头向大家喊。

“同意！”许多人高兴地开起玩笑来。

大家都知道三班长是被伪保长逼迫当兵的，知道他有孩子；可是关于他媳妇被污辱、吊死的事，谁也不知道。他向指导员谈的时候，还特别提出要给他保守秘密。所以在这高兴的时候，都开起他的玩笑来，谁知道正兜着了他的心事呢！小李上来拉住他的胳膊，紧紧地钉着问：

“班长，你答应不答应？说呀，可别封建呀！……”

这叫他怎么回答呢？他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心里好象刀子绞。他磕磕巴巴地说：“……不是封建，不是……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？”

“好，我答应。”

小李这才一拍手，用尖尖的嗓子喊起来：“噢——班长答应了，叫大嫂给咱们包饺子吃哟——”

这队伍前呼后应，大家高兴地喊成了一个声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兴奋。队伍一阵风似地跑下山来了。张长顺越往前走，心里越感到沉重：在这肥沃的土地上，到处栽的是鸦片烟，许多地荒芜了，有的地方杂草、黄蒿长的比人还高。老百姓的脸色都是黄漂漂的，连小孩子都抽上了鸦片“洋烟”。

他们见队伍过来，都悄悄溜回家去。

“娘和宝童怎么样了？”他想着，心里不由得怦怦地跳。他真想马上回家看看，但又有点怕。

天黑了。部队到达了预定的宿营地。各班刚进房所，正准备休息，指导员来了。

“三班长，告诉你们排长不要卸装，马上准备继续前进！”

“怎么？……”

“今天夜晚要赶到城下，迅速包围敌人，迫使敌人缴枪投降。还有六十里路，动作越快越好。”

队伍又不停脚地向前赶路了。究竟为什么这样火急，战士们一点也不知道。这天晚上阴着天，显得格外黑；前面的队伍一股劲地跑，后面的就更得紧赶了。战士们抓紧着刺刀鞘，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，好象反“扫荡”遇到敌情一样紧急，每个人心里都纳闷起来。

“莫非敌人又反口了吗？”但这是谁也不能够回答的问题。三班长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辨认着方向，他认得出，这是向自己的家乡前进哩。他不住地鼓舞着同志们：“快了，还有四十里。”过一会又向大家报告着：“同志们，还有三十里了。”……小李喘着气问道：“班长，离你们家不远了吧？”张长顺高兴地说：“嗯，不远了。从左边这条路插过去，只有二十里地就到了。”

半夜以后，他们到达距城八里路的一个村庄。老百姓们还睡的正酣，村子里静悄悄没有半点声息。因为是新区，上

级决定不要惊动老乡，队伍就在村外的树林里休息，等待天亮。这时，连级以上干部，集合开会去了。

夜里的露水很大，树叶上不住地掉下露水珠儿，衣服、被子都有些潮浸浸的。村中的狗叫声不时传过来，接着，四外的村子也隐隐传来狗叫的声音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军队正从四面八方这里开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战士们哪里还睡得着觉呢？他们仨一起、俩一堆，高兴地唧唧啾啾小声谈着。有猜测今天行动的，有议论敌情的，也有想象着进城以后的情景的，还有的回忆起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。……三班班长高兴地说：“别的都是小事，同志们，瞧这一带的老百姓遭多大的劫吧！这回解放了，人们会有多么高兴呀！……”他忽然兴奋起来，不由得小声唱起歌：

共产党象太阳，
照到哪儿哪儿亮，
减租减息闹生产，
生活一天比着一天强，
哟呼嗨……

大家被他这歌声逗笑了。小李也情不自禁地喊起来：“再来一个！”高贵英忙制止他道：“小李！别叫，人家睡觉呢！”小李一吐舌头，鲁大钧用那大憨嗓子说：“怕啥呀！你瞧瞧，哪个睡着啦？都急着进城呢！哎，小李子，这次进城我给你缴一支金钩小马枪，别叫这三八大盖老磕你这脚后跟了，好吧？”小李一撇嘴拧着脖子说：“谁稀罕你‘打完了仗来献

刀’！”鲁大钧哈哈笑起来。

拂晓的时候，连长、指导员都回来了。指导员向大家动员说，我们马上派人进城去交涉，命令敌人缴枪投降，敌人不投降，就坚决消灭它！并提醒大家不要松懈，积极作战斗准备。大家立时行动起来了，擦枪的擦枪，磨刀的磨刀，都憋足了劲，准备消灭那些不投降的敌人。

“小李子！”鲁大钧在鞋底上磨着刺刀喊道，“你瞧着吧！一刺刀一个，叫它刀刀见血！前年冬天敌人‘扫荡’，杀了我们多少老百姓？他妈的，这次他要还敢不缴枪，咱就叫他尝一尝！”

“是啊！你忘了那个不到三个月的小孩，肠子都叫鬼子挑出来了！”小李鼓鼓地瞪着小眼睛。高贵英遗憾地说：“这回，它投降了！”鲁大钧刷地一擦刺刀，狠狠地道：“那也不能轻饶！”高贵英道：“可是咱们有俘虏政策呀！”三班班长这时插嘴说道：“同志们，只管准备好，冤有头、债有主，杀人的他得偿命！别急。”

中午接到了消息：敌人拒绝投降！

上级命令：紧急准备战斗！

三

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部队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战士们仍然在树林里等待着命令前进。连长和排长们已经到城周围看地形去了，留下指导员、副排长们在这里照管部队。这时，

忽然刮起了一阵黄风，在远远的地方旋转着，从绿色的庄稼上扫过来，扑到他们跟前；那黄风滴溜溜打了几个转儿，又向城池狂奔而去。战士们远远望着，那黄风顶在城墙上，竖起几十丈高的一根大黄柱子，长久地在城的上空浮荡着，旋转着。接着是一声吓人的暴雷。那乌云就象涨潮的海浪，只听一阵呜呜作响，立时卷过天心，布满了整个天空。接着，那一个点的大雨，就象倒水一样劈头浇下来。不一会，遍野的黄水漫上脚面，不分东西南北四处奔流……

“同志们，把鞋带绑结实！”三班长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向大家喊道。

战士们挺着胸脯，直望着省城的方向。这场暴风雨，似乎更加强了他们的警惕，提高了他们的战斗情绪。他们清楚地意识到，不仅要和敌人斗争，而且要和自然斗争了。

从远远的后方跑过来一支队伍，他们都赤着脚，身上背着什么东西。虽然已离他们不远了，但是大雨遮蔽着视线，却看不大清楚。走近来一看，原来是一队民工，为首的是团政治处的民运干事。他浑身向下流着水，急向指导员喊道：

“喂！政治主任在哪儿呢？”

“前面，就在那儿！”指导员指给他。

民运干事向民工们说：

“老乡们，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马上来。”说罢，他向前面跑去了。民工们都向前靠拢来。他们扛着担架，担架都是临时绑扎起来的。在队前招呼的，是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。他把衣裳斜披在左肩上，袒露出半个紫铜色的胸

膛，胡子向上翘着，蛮有精神。三班长定睛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他禁不住大吼出来：

“大伯！是你——”

那老人一怔，扭过头来，他的眼光真尖，立时认出来了。他大叫着奔过来：

“长顺！长顺，是你呀！好！……”老人高兴地笑着，抚摸着他的肩膀，嘴里喃喃地不知咕噜些什么。

“大伯，你好吧？你怎么来了？”张长顺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老人说：“好，我好。我来了。你还挺结实。……真是好军头！……好好歹歹，这东洋鬼子算是降服了，你也回来了……”

“娘和宝童他们还好吧？”

“呵呵，……他们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他们……”

“他们……”老人脸上的笑容渐渐淡下去，阴沉下来了。他为难地望着张长顺，眼睛发了红，在那花白的眉毛下面，闪起一层白晶晶的水光。“长顺！……”他的嘴角搐动了两下，说道，“要给咱的人报仇！”

天空轰隆隆滚过一阵急雷，雨点似乎更大了，张长顺的头发支煞煞竖了起来。他急抓住老人的手，望着老人的脸问道：“我娘，咋了？”

“不，她还活着。”老人说，“可是，她疯了，眼也瞎了！你见了恐怕不认识她了。不到三年光景，头发全白了！……长顺……”

“啊！宝童呢？”三班长迟疑了一下问。

“叫孙大头用绳子勒死啦！把孩子扔进枯井里……你娘就为这，一股闷气……”

“孙大头杀了我的孩子！他……”

“是啊！他听说你干了八路，他要害咱挖苗断根！他……”

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城里！瞧！都在城里——那些小鬼阎王们！……”

哗哗的大雨，轰轰的雷声，好象是敲着战鼓。战士们围着这两位亲人望着。开始他们为三班长和亲人相会而高兴，可是，接着仇恨填满了胸膛！

“班长……”鲁大钧叫道，“你别难过！报仇的日子到啦！”

“对！给班长报仇！”战士们一齐吼起来。

前进的命令传下来了。张长顺急向老人道：“大伯，我们就要向前方去了，你要是先见到我娘，告诉她，我们翻身的好日子就来啦！再见吧！大伯。再见！”

队伍冒雨向前开去……

四

只有几十分钟，部队便到了城下。因为阴天下雨，夜幕已经拉下来。敌人不断向城外打着枪。指导员站在队前向大家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！日寇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了，可是这里的敌军